

金

罍

子

金馬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二公
取信
於父
子之
間

唐皇甫無逸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狗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色尋而凶

無逸
不得
稱孝

問果至。正德末，忠節許公逵任江西按察副使，死
宸濠之難。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
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
吾兒素有此志，已而果然。生死之際，人情所難任。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非其守死之素而然乎？

隋煬帝以皇甫誕死節，令其子無逸襲爵侯，封甚見
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
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
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寘身歸唐。嗟夫！無逸信父

之守節而不能以其身繼之。非孝也。受君之命而棄之非忠也。且一夫作難。變起倉卒。而國之大臣。家之宗子。顧弁棄弱主。敝屣老母。捨而何之。人固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陳仲子能以不義讓齊國。而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以其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彼無逸之於大者如此。自其爲益州。而閉門自守。不通賓客。每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則曲謹。

而已矣。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得力。斷衣帶以爲炷。則小
燕而已矣。母在長安。疾篤。唐太宗令驛召之。史稱
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
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
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
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謚曰
良。劉昫曰。蜀道初開。老親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
知。不得謚爲孝也。惜哉。君子曰。無逸之不得稱孝。

子報
父讐
不幸
不幸

已在於棄母斬關時矣又何惜焉

唐書王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鬪兢因被
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
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始出詣州府
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剝腹取其心肝咀
食立盡詣刺史且自陳告州司據法處死刑上其
狀太宗特詔原死周智壽者父永徽初被族人安
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
弟相帥歸罪於縣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

智爽先謀竟伏誅神色自若智壽頃絕衢路流血
遍體張琇者父審素爲雋州都督後爲御史楊汪
奉勅勘其賊罪因事奏稱審素謀反搆成其罪斬
之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
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
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恆刃殺之其發謀及手刃
皆琇所爲旣殺萬頃係衣於斧刃自言執讐之狀
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搆父罪者行至
泥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

烈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上亦以爲然乃下
勅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瑄瑒既死士庶咸愍傷之
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
葬瑄瑒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
處焉君操智壽智爽瑄瑒皆奮節報父讐或歲愈
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
烈而其所罹有辜不幸如此若瑄瑒又不幸之大
者

元吉
心事
當時
固已
有已

佞人
之難
遠如
此

張橫浦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乃自爲計欲去世民
乃所以去建成也予按舊史太宗府寮皆曰若使
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
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錄云元吉合成
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
爲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
之矣

太宗嘗憇一樹下頗嗟賞其美字文士及侍側傅和
無已太宗正色曰昔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朕不知

佞人爲誰。乃今是汝。宇文士及叩首曰。南衙群臣。面折庭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帝知以佞斥人。而旋意解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有如此。朱全忠嘗與僚佐及客坐於大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客數人。辟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宜爲車轂。人皆曰。宜爲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摔下撲殺。撲殺則猛矣。然竊快全忠之壯決也。

將服人心
徃徃
假一
事以
見神
異

唐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濠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張預曰。孫子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予按凡師行。占兩有法。守約故不告。以示之神耳。又按戰國策。楚王使景暘將而救燕。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迺令徙。明日。

巢刺王妃
在何
有於
廬江

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蓋
爲將欲服人心。興士氣。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使
不測而愈傾嚮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之曰。廬江王瑗
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納之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朕
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
也。帝賞其言。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
也。其有肯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

馬周
徒諫
草

思之乎。夫巢刺王如寔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
之思也。珪亦弗之及也。按舊史傳云太宗雖不卽
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
取身後名。吾不爲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弭其過。
則有之。何暴君之過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裒而傳
之。亦足以宣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亡窮。曷
爲其燼之。徒使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氓從諫之

實悲夫

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

或遂終唐之世不衰載諸世系表可見獨房杜姚宋一代賢相其後乃皆不振按舊史房玄齡傳玄

齡薨子遺直嗣爵次子遺愛尚太宗女特承恩遇永徽中王誨黜遺直而奪其封爵因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仍得公主與遺愛謀反狀遺愛伏誅諸子皆配流嶺表杜如晦傳如晦薨子構襲爵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卒初荷以

功臣子尚主。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姚崇傳崇在相位。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餽遺。由是爲時所譏。少子奕特脩謹。開元末爲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丞相牛僊客薨。奕男閔爲侍御史。僊客判官見僊客疾。逼爲僊客表。請以昇代已相。僊客妻因中使奏之。玄宗怒。閔決死。奕出爲永陽太守。宋璟傳。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李林甫善。引爲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

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渾在平原重徵一
年庸調。採訪東京。又使河南尉朝宗影娶妻鄭氏。
鄭氏卽薛稷外孫。娣爲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
朝宗聘而渾納之。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
表兄。妻美。誘而私之。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爲
人所發。贓私各數萬貫。按驗得實。渾流嶺南。高要
郡。恕流海康郡。而尚亦爲人訟其贓。貶臨海長史。
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贓。相次流貶。房杜子孫。至以
謀反覆族。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濟美之難。

徐敬業
駱賓王
王勃
楊炯明

餘慶之殄遽若此

樹萱錄。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問曰。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迺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此。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迺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迺云。敬業兄弟。又唐詩本事傳。宋之間至江南。游靈隱寺。行吟曰。鷺嶺鬱岩峩。

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思未就有老禿點長明燈

坐大禪床曰少年吟諷甚苦何不曰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云云待明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曰此

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得罪

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衡山僧賓王

亦落髮徧游名山按史言敬業等兵敗輕騎走入

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李孝逸分遣

諸將追之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

業敬業弟敬猷及駱賓王首降矣據此則皆逃於

禿也。唐書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
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
集漢倂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
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
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堂握兵要然思本之
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
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子
孫實未嘗滅通播戎狄代爲雄長且其歷世雖久
族屬蕃盛猶有不忘中國之心可喜也。

仁傑
不願
知諧
者名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按仁傑不願知諧者。亦願武氏之不以諧行。即此示之以坦。以深感武氏而服其心也。

十四
則天嘗因吉頊奏事。援古引今。怒曰。卿所言朕旣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人侍側。言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搯。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搯搯其首。

人若

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按太宗之世。太白屢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天象推筭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曰主女曰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氏莫可當也。以十四歲女子逞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間物。而太宗恬之不悟。顧以

桓哀
爭取
楊嶠
為御
史

年

君子
傷二
子不
得為
緹縈

疑似求人而殺之豈非數耶

楊嶠調將陵尉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杵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予謂使世之舉御史皆彥範也則呈身御史遠矣

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以救父死紀亡耻而吉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為緹縈吉頊之不能為吉玃矣抑閔

吉項
不能
為吉

天進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
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
以易吊為賀之資。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周之
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酈寄之賣友矣。

唐廬藏用隱少室終南二山。而有意當世人目為隨
駕隱士。與陳子昂等相友善。藏用見召於則天神
龍中。附太平公主驟致權勢。後敢流薪州。素節盡
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與明堂太學。后既革唐上用
受命頌。聲流之鮮實。文士之寡行。至是。

父子
濟美
之難

如裴長安然。豫給而公其直可。

唐嚴挺之負正。不肯見李林甫。因下除刺史。而其子嚴武官至黃門侍郎。與元載深相結。求宰相。父子濟美之難如此。韋貫之父肇。以言得失見惡於元載。載謂過我。當以善地處之。不往。後代宗賢而欲相之。不果。卒貫之。及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子澳亦第進士。

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荅。溫曰：元裕端士，君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常氏乃三世直節，可仰也。

不減
不減
不減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見通鑑，予謂此皆林甫之爲，而席、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

寬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史稱豫清直
亡欲當官不撼於勢權稱寬舊德為政清簡不屈
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
之不為草書曲謹也寬之瘞鹿小廉也皆無取焉
耳

房李
為相
不務
之

房琯與賀蘭進明有怨既為相乃拜進明帥河南兼
御史大夫以平其心又用許叔冀者進明所忌也
為都將亦兼御史大夫等其官使不相下寔牽制
之及睢陽之急南霽雲如進明請師進明深畏叔

冀乘虛見襲。亦忌巡遠威名。擁兵不救。於是睢陽
城陷。巡遠爲戮。則房瑄之爲也。李逢吉爲相。忌李
紳欲去之。故事京兆尹例當臺參。乃拜韓愈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詔放臺參。而除紳中丞。以激怒紳。
紳大不平。與愈交章奏計。未幾紳去。愈亦不安於
位。則逢吉之爲也。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
公。而以已私喜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爲國盡忠
慮於人之本朝者。鬪剛虎於莽岡。頃已於平地躡
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

李光弼有
子

是矣

郭子儀李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檢王所鐫詆禍切於剥床而子儀居之晏溫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廢王彌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河中厚自營衛雖天子詔書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以此幸自安而身益危其名節亦稍貶矣且子儀拒裹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爲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卽諸將用

子儀
殺張
曇

功等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憤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屢更百戰。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字則無讐敵道。迂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它。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誅奏曇。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倚氏丞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

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此一事也。過而能改，猶足以爲子儀。雖然晚已。夫其復怨，非公也。信讒非明也。狠而肆誣，以欺其上，非忠也。愾而違諫，以憑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爲無罪也。然議者以深詆光弼，謂其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况曩無罪，而子儀殺之乎？君子謂張曩之剛率，崔衆

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禪將者。何人也。

知禮

李光弼趨東京。謂留守高陔不欲委地。五百里予賊。而欲移軍河陽以守。使賊不得西者是也。至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勝負。公不如我。繆矣。斑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孰軍而不以禮行之。其可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將知朝廷之禮。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麤材。一夫之力也。庸足任乎。光弼知軍而不知禮也。故他日

以忿輒擅殺侍御史崔眾。至於堅抵王命而不從。一畏忿而及。則擁兵不朝。雖天子有詔。令援京師之急。抗而不往。竟以憂死。君子曰。橫而不輯。宜其及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信乎。

盧奕
死忠

盧正烈奕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東都。吏民亡散。奕遣妻子間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被執。數祿山罪。罵賊不空口。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君子曰。人臣以身殉國。不必以家。雖遺其妻子可也。
奕懷慎子。祀父。

子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孫

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羣蓋關
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唐克復東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
立於含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偽職。詔
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
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者。廼會無一人能爲
于禁之慚。恚發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老杜麗人行。形容秦虢二國濃態遠意。膩肌勻肉。妖

粧艷飾珍羞。選從驕貴之極。無恡詞矣。卒曰慎莫
近前。丞相嗔二夫人移貴妃之寵。儼之合德水邊
之游。群擁而迫觀之。廼不顧天子之所愛。而畏丞
相之嗔。何哉。明楊國忠宣淫。諸妹聯騎嬉遨。招淫
大都亡避耻矣。按唐史。國忠太真妃從祖兄。嗜飲
博。無行業。益困。從父元琰死。國忠護視其家。因與
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樛蒲。一日
費輒盡。乃亡去。復入蜀。節度使章彝。璠。瓊。與李林
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結納爲助。得國忠餉蜀。

貨百萬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新寡國
忠多分賂。室淫不止。以樗蒲寵幸於上。與虢國鄰
君第往來。或並轡入朝。嘗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
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爲雄狐。及夫人
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禽獸亂如此。麗人
行所爲作也。雖不通篇誦言直。詆其事。而結尾一
語薄露端倪。國忠穢惡懸於白日。言而婉刺。而微
真風人之義也。

杜詩莫相疑行云。當面輸心背。面笑貧交行云。翻手

是嘗
傷於
虎語

杜陵
何獨
於大
白數
上然

作雲覆手雨。李太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亦云。前
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皆形容交情俗
態可畏。是嘗傷於虎語。

杜陵平生何獨於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
有云才高心不展。道謫世無鄰。處士禰衡陵諸生
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慧政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
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終還漢
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
法。誰將此誼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爲太白灑

王姓
胸中
無數
卷

謗事具而情曠白無儒迹於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詩書懷贈江夏常太守云云甚詳然不若杜韻之可據蓋親父不得爲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人譽之之爲信也

太白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詩末句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按呂覽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綬而乘其僕請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吾命有所懸矣白句本此其時所處又正與平仲類而士贇未詳所出乃引陶潛

詞樂天知命復奚疑。渺亡干涉。止傳會天命二字也。且樂天知命。又豈出歸去來辭哉。足云淺妄特甚矣。金鄉送常八之西京。末句云。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此詩正爲送常八而致其搔首踟躕之意。以重其別。故上云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而士贇乃曰。李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且周書稱君陳秦漢以下。臣下自以君相。命何限。豈必魏闕者哉。亦繆至是乎。他注多類此。昔人謂讀書不破萬卷。看不得杜

真帝王之言

詩如士贇胸中。蓋無數卷也。

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者。為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真帝王之言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二十

子中篇卷之二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南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唐李汧公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啟墓出金付之此與後漢王

悼。塵空舍中書生事大類。公子約嘗江行。與一商
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
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
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密以
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
夜光果在墓中。公父子潛德。至行迺爾。此足以泣
鬼神矣。韓非子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爲貞。
其人哉。又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以蠱
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壘。或發以告勉。勉

疑議
擬正

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李揆吐蕃酋長以爲唐第一人。眎其處元載盧杞間
貞矣。李輔國傳。廼言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曰五
父何耶。又本傳稱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
百備徼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
尊號。時揆爲中書舍人。上問之。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帝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
我。皇后張氏卽張良娣。與輔國相表裏爲奸惡者
也。其建議擬正如此。

惟御
史不
當使
宰相
自擇

崔寧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
夫。不宜謀及宰相。乃奏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
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陸贄嘗奏請許臺省長官
自薦屬官。仍保任之。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
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然議竟不行。
夫許臺長得以自擇厥屬。則各舉所知。已悉明
之實。乃保厥任。且懲暗繆之愆。有勿覆乎。惟御史
尤不當使宰相自擇也。故寧是舉也。正符賢宰相
陸敬輿之心。迺揚炎竟以私懟沮公議。後世宰相

又不皆陸敬輿也。故諫官御史其不爲宰相之私人幾何矣。

上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况君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至金玉自見。可欲。安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鞭靴與金玉爲賄。則有間矣。以君子觀之。則一簞食之與受人之天下。一介之與千駟萬

鍾其遠道義一也。安得以大小多寡分辭受哉。攷公自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請與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太夫人一日費。公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是公自年以爲小官。已立節如此矣。周墀節度鄭滑也。表署常澳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嘆曰。吾先

常澳
願相
與德

政之
覽孟
隨地
而異

此得無媿乎。澳此語。卽箕子所謂臣無有作威作
福也。能如其言。以相天下。卽古之阿衡莫進焉。其
曰烏用權。是乃所爲善用其權者也。

唐崔國觀察虢州。經月不咎一人。後改鄂岳。則嚴法
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
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
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
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荅
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裴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棧廼卧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圓。宋范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爲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顏靖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先生亦曰。娶婦欲其不若吾家者。苟率此義。則率羊可以盡。

南宋王敬弘孔淳之鬻大足以成禮

之箕帚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

門乎

盧坦
救荒
為後
世法

國

唐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初坦為觀察處置等使於宣歙池等州值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蓋趙清獻之救越州取此當塗縣

有渚田久廢。坦以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辟。藉傭以活數千人。蓋范文正公之濟杭州取此。

官者
掌財
利與
民市
亦任

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官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宦者給使主市里可乎。按唐以宦者爲官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以宦者爲使。謂之官市。置白望。數百人。抑置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錢。名爲官市。實奪之。嘗

之鳥
賦有
所賦

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街
吏擒以聞由此觀之宦者審門閭謹房室司昏守
夜供掃除之役乃其職耳掌財利出入贏縮與民
市非任也

退之感二鳥賦於以風有國者乃不能以禽鳥畜士
意古之諫者非耶絕上林長楊矣按史貞元十
年置鴈鶻鷓鷹狗皆有坊五坊給役者曰五坊小

兒暴橫取人錢物。至有張網羅於人家門。不許出入。或張井上。使不得汲。出錢物求謝。乃去。殃人若此。公所爲賦也。詩序爲貞元十一年作。感乎微矣。

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一聯云。衙時龍戶集。上

尚書

日馬人來馬人。注謂後漢馬援討尋邑蠻衆不能

赴南海詩

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蠻至

今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而演繁露乃引傳

燈錄。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

如馬。俛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文章
之作
其可
不慎

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咽因號馬鳥大士中印度
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
至廣境耶則大可笑西域處天地絕西與中國川
陝接境而廣居中國極東南距川陝已萬里謂西
域與廣地近豈胡粵一家耶

文章之作係人材性。奚可勉爲。而擗管操觚。奮於動
俗。一以擅美。則勢易以驅。賄或以誘。因而喪失本
心。隳敗素節。誣莊柳於夷札。競詭斯於伊周。往往
而然。雖昌黎不免。况其他乎。是其可不慎耶。按唐

史鄭權傳。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薛廷老傳。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酌恩。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如此則權貪邪。正耻劇矣。而公爲其時諸卿大夫。作送行詩。叙乃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權仁人乎。彼其用爲豪侈。若財爲權。幸散尚得謂貴。而能貧乎。李實者。諂事李

齊遣驛遞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十
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聚斂徵求。以給進
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
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見公自著順宗
實錄。而公嘗上之書。乃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今年以來。
不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盜賊不敢

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消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校實錄所書若兩人然公豈不悟其矛盾耶此無他蓋方殉人之求以通其情則逆耳之言自非所當作方有求於人以効吾之忠則諛面之浮詞熏心之虛美勢所必至亦何惑其然也然大姦大逆年運而事徃百世之下惟君子之言爲足以傳信乃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

厚編
盤谷
始意
甚美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而猶若是小
於以言語文章調人至於詭情亂實則後世何所
折衷考信乎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
下法公亦不能無媿斯語矣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爲貞元十七年作按唐史
本傳愿西平王晟子與元初以父功推恩召授太
子賓客柱國門列戟顯矣未爲不遇於時者而能
脫然遺去將宮於盤谷之中有事外之致可不謂
難也然非久復授節鉞歷徙諸鎮蓋非倘佯終其

身矣。又邇聲色。侈費用。好以威刑操下。豈輕裾長袖。粉白黛黑。負寵爭妍者。以蕩心悅目。喜有賞。怒有刑。入耳之言。皆譽盛德。其流漸至。是然與宣武之變。縋城僅免。其家殲焉。朝廷責。愿不職。貶秩。所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非愿事也。旣以荒侈敗。復起自貶所。曾不少悛。結納權近官。貨輒盡於賂遺。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侈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愿實以之。愿如此。則公於知

韓湘
考

人爲少貶矣。然愿歸盤谷。始意甚美。公亦安能過
拒其未然也。

世傳韓文公兄孫湘神僊人也。嘗諷公冲舉。公不從。
一日因晏集。忽席上開牡丹二朶。詩其上云。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知其解。後公
以言佛骨事。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
句乎。公詢其地名。卽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云。予

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成于公兄。弇孫。長
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公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

姪孫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而賈島集寄韓湘詩。又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浦川之句。則公之赴潮湘寔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第進士。去是年纔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湘固公輩人。何得有神僊事耶。酉陽雜俎載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管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

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塔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惟膏紫鑛，輕粉朱紅。日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踈

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卽姪於公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日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攷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卽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旣雅非公。

世稱
元白

本趣蕪詞句。凡猥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
瓢。戒公日服一粒。以禦瘴烟。公謝湘有慮不脫死
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之語。何公一日衰
颯狂惑。遂至此乎。反數千里。而過勤友人之憂哉。
宜不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併其家世皆失之。

白樂天與元稹執友。世稱元白。稹死。樂天爲誌墓。稹
少年養氣。仇厲。喜立事。不自回挫。宦跡所至。輒可
觀。甄斥。晚締交。中以奸相位。素節盡矣。樂天雖
曲隱其事。而不能掩其實。其云公始以直道律人。

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
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
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
心。蓋實錄也。然方積拜相。樂天爲代撰謝表。乃云
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
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媿心。然上黷宸
聰。合當死責。不因人進。諱之也。欲蓋而彌章矣。護
謗並至。謂裴晉公。晉公豈讒謗人者耶。初。晉公爲
相。積方在翰林。結中人魏弘簡。規相位。欲力排去。

度。度討河北。慮度復有功。妨己進取。凡度所規畫。輒沮之。度憤。因上言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軍政。陛下欲討河北逆賊。先去朝中奸臣。上不得已。爲罷弘簡樞密。解頴翰林。故白代筆云。然與所撰墓誌。若更一手。志墓則白自以其意爲之也。雖誼存諱惡。而理謝溢美。若謝表則直以積意爲之。故不同耳。以是知文章至於應人之求。害人心術。當是時。白雖辭不作可也。

元稹始爲御史

言事懷既有諍。臣風遂遇中人仇士良。與爭驛舍。

不避亦矯矯自將者耶。至爲翰林學士。稍尊顯矣。則歸中人爲援。尤附魏弘簡而傾裴度。以宰相僅三閱月而罷。然聲譽其平生辛苦所自樹立而棄之悲夫。

後唐

明宗

庶幾

有老

聲官

天下

之心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者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壁無王。卒。

裴休
異乎
范石
兩公

聃子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劉昫唐書列傳裴休與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
有以鹿贄儔者。儔包之。召共食。休曰。我等窮生菜
食不克。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范
文正公家錄。公讀書南都。留守有于同學而敬公。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
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筋
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
其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嚼此粥乎。趙善

璩自警編石徂徠介爲舉子時寓學南郡王侍郎
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殮遺之石謝曰其脆者亦
介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
繼便以食還二賢平生篤志苦學不分心於衣食
乃人亦不得而衣食之有如此何燕泉餘冬序錄
獨不及裴攷裴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中年
後不食暈肉然則休不肉食異乎范石兩公矣

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幸近臣臨池垂釣臣下
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

元宗
賞花
釣魚

玉甃垂釣與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
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
公歸田錄。真宗一日集群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
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
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爲不及。
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諧臣顛官。怡愉天
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縉微餌。明大魚且不
食之。况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
顏面。其用意。屑辭。且不及一優人。群臣皆自以爲

唐莊宗
時多
健令

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南唐書元趙七延叙云
宋陸務觀著予頃見馬令南唐書乃借之臨江敖
方伯家惜不見陸書也

南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
爲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
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
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
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
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申斬
高賢
隱於
伶

笑令得免去事與世所傳晏子數養馬主鳥者東方朔殺上林鹿者郭舍人救乳母相類中牟令史佚其名何澤爲洛陽令莊宗畋獵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時多健令如此亦莊宗之不殺也

戰國齊人有妻妾而遠行者妻有私聞夫將至與所私謀以媼至則令妾進酒妾欲無言則失夫主欲言之則失主婦乃佯仆于地夫主怒而笞之君子謂妾一仆全兩主五代吳加徐知誥燕中書令副

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此伶人能以一死解徐氏兄弟紛也。然予謂伶人只合以二酒一什，亦可以無死。又按金陵志：申漸高者，南唐優人，上嘗於便殿引鴛鴦，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

言者久之。左右皆駭汗。漸高竊喻其意。乃盡傾。遂
飲之。內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請私第解
之。已不及矣。與此稍異。志又云。南唐建國。軍儲未
實。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祈
禱無應。上他日舉觴死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
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
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
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以微言悟主。感動
天意。顧諸宰相。乃徒默默然。則漸高其殆以賢隱

於伶者與

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

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迎往之至鴻溝遇

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

以予父母令歸魏日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

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

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

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

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

所以獨粹傳庚

宋事
慘過
於石
晉

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見宋史。張永德傳。歐陽公作五代史。記聖穆柴后傳。皆不載。第云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柴翁事。不輕信。恠妄。歐史所以獨粹專美也。

契丹耶律德光入晉。北歸留蕭翰守汴。後德光死。翰亦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見殺。嶠居虜中七年。亡歸。畧能道其所

見地里風俗作陷虜記且云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王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擄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吾中國人久陷虜庭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志戒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于石晉多矣

歐陽公五代史稱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楊升
庵好
詆斥
六一
衣舟
踏錄

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索吏各持其簿列於左。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云錢氏子孫深不然之。有世昭者。遂爲私考。載文忠嘗任文僊幕官。文忠少年豪俊。多不檢。同幕尹洙。極聖俞諸公皆薄之。以聞于文僊。一日公張宴。設客。文忠與一妓獨久之。始至而公數責妓。效白。僊睡。憇涼堂。失却金釵。公命妓卽席請文忠爲小詞一闋以自解。文忠罷。勉立就。座上無不咨。

美其文而竊嘆文忠之薄行。公亦屢以爲諷而不
虞。文忠以爲怨。作十國世家。深肆詆誣。如此則是
文忠以曲筆洩怨。非信史也。然近峯聞畧吳越錢
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
民。沉諸河。太宗大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
吳越田禾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一斗。曰。此天下之
中正也。太宗從之。永曾孫珪官至尚書左僕射。封
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萬里
至宰相。死國難。君子以爲陰德之報。則吳越之實。

賦厲民非歐陽公一人之言矣。宋史范質子旻六
平興國初。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
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
果箕帚之屬。悉收美欲盡。請釋不取。以蠲其敝。旻
之所奏。適符文忠後山談叢。又載吳越錢氏人成
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至有老死不冠
者。而文忠公異日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謂天聖
明道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
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

盛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余日得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是文忠方深服文僖之待士。終其身且德之弗忘。然何從生。然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積穀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而五代史不載。胡致堂於是致疑。要之史通叙錢氏之立國耳。通鑑顧獨載其一王一時事。宜不足相揜。至於美惡畢記。則五代史不害其爲疎畧。而

至詆以爲報復恐亦不然也近世揚升菴氏好詆
斥六一作丹鉛錄遂亦摭據以爲公罪案云

金匱要略中篇卷之二十八終